

论《红楼梦》贾氏宗族宗法主义的崩坏

——以宝玉、贾琏挨打为中心

国学院 2014200573 蒋范

《红楼梦》¹在塑造以宝黛钗三人为中心的悲剧性故事的同时，亦展现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可以被研究的贾氏宗族。贾氏宗族由兴至衰亦是《红楼梦》“万艳同悲”之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于宝玉、贾琏挨打的具体分析进而论证贾氏宗族走向悲剧的内在原因，即宗法主义的崩坏。

一、绪说

1、宗法主义的形式与内核

目前学界对于《红楼梦》宗族、宗法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于宗族活动的再呈现。胡文彬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第二十章中以家族为视野基本谈及了《红楼梦》中有关此的内容，并将贾府作为一个大族并以之为材料分析对于中国家族文化的反映。胡氏彼文以家族为视野而非以宗族为视野²。夏航、夏桂霞的《〈红楼梦〉折射清朝宗法制社会文化》一文主要从贾氏宗族聚落特点、族长选择、祠堂祭祖、宗族事务的管理和权利继承几个方面呈现《红楼梦》中贾氏宗族的宗族形式和活动，此文对于宗族活动的主要内容认识比较到位，但是文章基本只是在呈现宗族活动³。另有几篇论文也似乎涉及到《红楼梦》的宗族问题，但皆不以分析《红楼梦》为本位，且论证非常异议可怪，不足为参考。

学生此文以《红楼梦》为本位，以宗族视野分析《红楼梦》而不以《红楼梦》为材料以分析一般性的宗族。学生认为以祭祀、服丧、嫁娶、宗族管理等为主的宗族活动是宗法主义的外在形式。宗法主义作为宗族的内部逻辑其内核在于亲亲之道。《礼记·大传》云，“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⁴仅对于宗族而言，亲亲是宗法主义的内核和第一精神，亲亲是宗族形成和活动的内在逻辑动力。干春松老师将这种“亲亲”具体分析为“以父子关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孝和服从为基本规则。”亲亲之道是宗族内部秩序构建的核心表达，“亲者亲”，放在家庭家族的框架中，这种亲亲之道就是《孝经》中的“孝”。《礼记》、《仪礼》所言之亲亲与《孝经》之“孝”在此层面言是合一的。亲亲之道不仅仅包括了道德中对于父亲为主的“祖”的孝敬之心、个人在宗族的秩序序列中对于自身身份和使命的认同以及对于宗族的责任。

2、挨打：宗法主义的集中表现

本文选择宝玉、贾琏挨打作为分析宗法主义在于这种剧烈而极端的行为集中体现了宗法主义。首先，父亲打儿子本身就是家庭教育的一种很正常的手

¹ 本文所用《红楼梦》版本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

² 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83-619页。

³ 夏航、夏桂霞：《〈红楼梦〉折射清朝宗法制社会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⁴ 《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嘉庆刻本，第3270页上。

段，且为《红楼梦》所构建的时代接受（参见四十五回中赖嬷嬷的一番话）。

《颜氏家训·教子篇》云，“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⁵

而父教育子，就是对于宗法精神的表达和维护。所谓“表达”，在于父教子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合乎宗法的。其一，孝生教，《孝经·开宗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⁶其二，孝的秩序性上将“教”设定为父亲的责任，《孝经·圣治》云“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⁷其三，“父母生之，续莫大焉”⁸，在这种宗族秩序对于父子角色的设定中，父教育子天经地义。所谓“维护”，在于父教子之目的是为维护宗法主义。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教育让其子知孝、知其在宗族中的身份及使命和责任，“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也。”⁹

宝玉、贾琏的挨打都是十分极端而剧烈的家庭教育的具体呈现，尽管在被打的原因上有别，但是他们打的背后逻辑正是宗法主义中对于教、对于父子角色的设定。然而这种挨打明显呈现出各种层面的扭曲，学生本文正是着力于对于扭曲的“教”的分析进而分析其背后扭曲的宗法主义和宗族秩序。

3、从宗法主义到宗族

《好了歌》第三段云：“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注云：“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朱谈文先生认为这一段概写“贵族家庭后继无人的悲剧。世代簪缨，诗礼传家，号称教子有方的贵族名门，随着大家族的崩溃，儿孙流散甚至流落到男盗女娼的可悲境地。”¹⁰这其实是《红楼梦》之一大悲剧性所在：不仅仅是家族中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宗族的悲剧，且个人的悲喜剧其实是处在宗族的悲喜剧中的。当用宗族的悲剧，又兴至衰的这种眼光来思虑红楼梦所营造的悲剧本身，其实将个体的悲剧、读者对个体的同情上升到了群体性的悲剧和对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同情。井上彻先生《中国宗族与国家礼制度》一书，通过对于两宋、明、清诸个大族的所表现的宗族与宗法主义之间的张力来思考和分析宗族的兴衰问题¹¹。本文正是从井先生处获得灵感，希望通过此角度重新思考贾氏宗族的悲剧性所由。

二、宝玉挨打：秩序网络的崩坏

宝玉挨打在红楼梦中有着非常长的铺垫和激烈极端的过程，但本段主要分析宝玉挨打停止的原因和这种停止导致的影响，希望从中分析贾氏宗族秩序的混乱和挨打的停止对于宝玉作为一个儿子形象的塑造。

1、挨打停止原因的分析

王夫人和贾母的出现和她们的或劝说或生气让挨打事件得以停止。其中王夫人在劝说过程中给出了这样的几点理由：一、老爷自己要保重身体，不应动怒伤身；二、可能会导致贾母的生气，这是不孝的行为；三、宝玉是王夫人目前唯一的儿子，是其依靠，希望看在夫妻情面上。第三点的内部逻辑非常复

⁵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页。

⁶ 《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第5525页下。

⁷ 《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第5552页下，下引同。

⁸ 《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第5553页下。

⁹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10页。

¹⁰ 朱谈文《红楼梦论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

¹¹ 参考井上彻：《中国宗族与国家礼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杂，主要所论还是宝玉是贾政和王夫人现在唯一的嫡子，是唯一的希望，也是他们后半辈子的寄托。第三点理由主要针对的是贾政下手过狠并且扬言要打死。贾母更多是生气，这种生气让这场父亲教育孩子的事件彻底得变了味。贾母给出了一条道理，“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来”，学生结合下文贾母对于王夫人一段怪味的话，理解贾母的意思为追求功名、光宗耀祖，应该建立在孝敬父祖之上。《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¹²”贾母发明的大概就是此经中的“始终”之说。此外，贾母反对的主要还是贾政下手过重，这跟贾政之后“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的反省是相合的。

王夫人、贾母逻辑背后反对的都是下手过狠，但是在具体的劝说和生气中该不该下手这么狠、该不该下手打以及该不该教育的界线显得非常得模糊。事实上，贾政教育宝玉从没有将其打死之意，所谓“今日一发勒死了”不过是气话。第四十五回赖嬷嬷评价“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指宝玉）一管，老太太护在里头。”其实贾家父亲打儿子非常得普遍，贾政以前挨打“谁没看见的”、贾赦以前“也是天天打”、贾珍的爷爷打起来，“什么儿子，竟是审贼”，而贾母叫停贾政其实就是偏袒和溺爱宝玉，贾母的质问和生气也正是溺爱之表现。

2、挨打一事反映的家族内部秩序

宝玉挨打被贾母叫停并责骂贾政一通，其实反映了贾府“父不得教子”这一错乱的秩序。这种错乱的秩序背后的在于贾府中的女性对于贾宝玉过于得溺爱，这种溺爱以致阻碍到以父子为核心的亲亲之道不能在教中得以贯彻，这种秩序是紊乱的。这种紊乱还涉及到当代的祖宗与先祖之间的矛盾问题，贾母驳贾政正是站在孝“始于事亲”之上，而对于孝之终即“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光宗耀祖贾母则进行了二分化对立式的理解，根本上而言，贾母和贾氏宗族还是过分得强调了对当世之父母的孝和服从，而相对得忽视了祖宗一以贯之之家法；过分的强调了个人在小家庭中的身份和责任而忽视了在大宗族中的角色和使命。《孝经》所谓始终其实在内部逻辑中是合一的，不可以仅言始而不言终或者是对于终的追求，在实际中，这二者亦非是矛盾的。对于当下小家庭中行孝、将亲亲局限于对现世的父母是对于孝、对于亲亲非常浅显而狭义的表达，也是对于亲亲所构建起来的秩序的破坏。

而溺爱本身就是放纵，是对于孝慈秩序的破坏。《孝经》云“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贾母为主的女性等人对于贾宝玉等男性宗族成员只知“以亲教爱”不以严“教敬”的溺爱实际上已经造成对他们的放纵。而贾府中的诸多男性也难以做好一个“严父”，如贾珍“管儿子倒也像当日老祖宗的规矩，只是管的到三不着两的”，做得非常不称职，结果也在各种层面上形成了对于贾蓉的放纵。而贾珍的这种不称职的结果就是“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怎么怨的这些兄弟侄儿不怕他。”父亲对于儿子管教的缺失或严父形象的缺席则必然导致父不父、子不子，而且子以后娶妻生子亦很难做好一个称职之父亲。

3、挨打停止对于贾宝玉作为“子”形象的影响

贾母的一番生气导致贾政“忙跪下”、“苦苦扣求认罪”，以及“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看有谁来许你打”的一番话，其实已经将贾政教育宝玉

¹² 《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第5526页上，下引同。

一事置于“无立足之地”，即这场挨打最终被扭曲成贾政打得不对而告终。而且这种扭曲极其得公开，“谁都看见了”。宝玉挨打之后，作者用将近一整回写众人对宝玉的各种关心。这种关心竟然让宝玉有“我不过捱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的非常奇怪的理解，以及宝玉劝黛玉时说“我虽然捱了打，并不觉疼痛。我这个样儿，只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其实是假的。”宝玉此处是为了劝黛玉不要伤心，实际肯定是很疼的，但是对于“布散给老爷听”的这样一个逻辑宝玉主观上有没有不能确定，但在客观影响上确是肯定有的。贾母的保护和众人的关切让贾宝玉不及思考被打的原因以及是否应该去改，反倒将关注点移到了其他的方面，其实是众人所营造的氛围和贾府实际的秩序对于贾宝玉非常奇怪的错误的引导。

还有需要关注的是，宝玉挨打一事不仅仅没有构成对于贾宝玉的正确的和预设的教导，反而促成了他的纨绔和“扎窝子”。第三十六回开头，贾母换来贾政亲随的小厮头了，吩咐了这样一段话：“以后倘有会客待人这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所我说了：一则打中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个月才许出二门。”贾母的这番话其实就是对贾政、也是对贾府重任呢说的，意思就是让贾政以后别管宝玉。而挨打事件扭曲化的论定和贾母的这番吩咐导致宝玉“越发得了意，不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的晨昏定省亦发都随他的便了”，且有人稍微劝她一两句他倒非常理直气壮、一概不听。在宝玉只管“扎窝子”而缺乏对个人在整个宗族中身份和使命认同的缺失下，在甚至连起码的“晨昏定省”都十分随便的情况下，贾宝玉仗着老太太的庇佑而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父子关系”、摆脱宗族男性网络，可以说已经构成了贾宝玉的“子不子”。

三、贾琏挨打¹³：扭曲化的精神内核

贾琏挨打一事并没有直接的描写，而是通过平儿之口进行转述，内容较少，但信息量却非常大，本章拟从三个方面分析贾琏挨打所呈现贾赦对于亲亲的扭曲化理解和其父不父的形象。

1、挨打的原因和内部逻辑

平儿的一番间接挨打的复原中主要列出了两点原因，一是贾琏没能为，没法从石袋子那里弄过扇子来孝敬贾赦，第二是贾琏说出“就为了这点小事，弄得人家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堵贾赦。平儿还提到“还有几件小的”，根据整个前后情节分析，这几件小的里面应该是包括了贾赦想要鸳鸯为小老婆，贾琏非但不为父谋略，甚至还有“助纣为虐”之嫌¹⁴。其实大小之别可能是更多对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解读，即贾赦打贾琏的深刻原因和直接导火索。直接导火索其实就是贾琏用言语堵贾赦。此外，被打的原因其实可能除了贾琏自己做得不对外，贾赦因其他事情心情不好、想要发泄怒气和不满。

¹³ 有学者认为贾琏挨打和宝玉挨打正是反映了在《风月宝鉴》的初稿中贾琏和宝玉是一个人，学生本文不在于考证红楼梦之创作过程和索隐人物，以今所见之《红楼梦》分析《红楼梦》。

¹⁴ 贾母在因鸳鸯一事责骂贾赦与邢夫人时说让凤姐把鸳鸯给贾琏作小妾，“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贾母公开性的言论传到贾赦耳里，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助纣为虐”。

关于贾赦打贾琏的内部逻辑其实是贾赦对于贾琏作为儿子形象的设定：能够想尽办法为其出谋划策、为其献殷勤；绝对得服从于自己的一切观点和行为；能够在办事过程中彰显自己教育有方、不丢自己的面子。最重要还有一条就是，他的儿子，他想打就打，可以不论原因、不论目的以及是否合理。

2、扭曲的精神内核

宗法主义的内核：亲亲之道，所强调秩序化的亲亲的秩序以亲者亲之父子、血缘之亲情为基础，亦即父慈子孝之孝慈之心。贾赦对于亲亲的扭曲化的理解中其实包括了对于这种秩序基础的缺失或错误的理解。当父亲过于得单纯强调秩序上的父尊子卑，而不论何以为父、子，这种秩序何以成立的时候，这种秩序化的理解就走向了一个僵化而扭曲的境地。

这种理解的扭曲还必然得导致了对于“教”的理解的扭曲。本文第一章中分析了“教”得以合乎宗法两部分原因，于前者贾赦仅仅只强调了秩序下的理所当然，于后贾赦教的目的也非常得扭曲。在四十八回中的打贾琏，其教的原因主要在于贾琏的“无能为”和“拿话堵”自己，如果非要分析其目的，就仅仅是教使其知道父权的绝对权威和扭曲化的以孝敬父亲为内容的“有作为”，贾赦教之目的不仅扭曲了所令知之孝、亦无关乎个人在宗族中的角色和使命。贾赦的对于教的狭隘化和扭曲化的理解都是其对于宗法主义精神内核扭曲理解之具体。

3、挨打一事对于贾赦形象的构建

平儿对于贾琏挨打一事的转述是“咬牙骂道”，虽然骂得是贾雨村，但是其中已经表达了各种对于贾琏挨打的冤枉的理解和对于贾赦打贾琏的不满。转述过程中提到一句“据二爷说”云云者，其实平儿对于挨打一事的重述其实是贾琏的理解，以及其中提到的“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丸药”，这处的我们当指平儿和凤姐，或者平儿、凤姐和贾琏三人，即对于贾琏挨打的冤枉和不满的隐隐情绪不仅仅出于平儿也包括了凤姐和被打人贾琏。他们对于贾琏的教育和贾琏的父亲形象实际是比较不满的。

此外，于故事整体对人物形象的设计言，此前贾赦想要讨鸳鸯为小老婆，其作为一个儿子、作为丈夫、作为主人老爷的形象展现得非常扭曲，此处打贾琏除了是对上回的收束即被贾母责骂之后反应的间接描述外，也塑造了其作为父亲之扭曲，其不称职见罪于儿子、儿媳而后者以某种无辜的解读来表达这种不满之情绪。贾赦打贾琏一段，其实已经将贾赦扭曲亲亲之道所致的“父不父”的形象构建出来。

四、结论与反思

本文通过对于《红楼梦》中两次比较冲突比较激烈的事件——宝玉、贾琏的两次挨打的分析基本论证了贾氏宗族已经基本坑坏的宗法主义，包括错乱的秩序网络和扭曲的亲亲之道。尽管在宗法主义的外在形式上，无论祭祀还是丧仪，贾府都看起来俨然是一个大族，但其内部已经呈现出各种的错乱和崩坏。冷子兴在演说荣国府时对于贾府的总体评价即是“萧疏”，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件大事就是“谁知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种一代不如一代，正是出于对宗法主义的扭曲的理解而至“教子无方”。冷子兴触及到的正是一个家族外表繁华或衰败之内的秩序和宗法主义的错乱。

本文需要反思的几点包括：1、更进一步的教、亲亲与孝三者的内涵和三者之间关系讨论，因为学生个人能力的有限，仅仅能达到绪说中所理解的，但这明显是很不足的，以致在联系教与宗法主义的时候皆显出不少的生硬。2、对于两次挨打细节性的原因和分析，其中诸多的理解是不能绝对肯定的，本文大多是遵循了个人的视野化的理解，例如贾政对于王夫人劝说的接受程度、贾母生气和一番话的意思以及平儿一番话的意思和倾向认识等等。不同的理解可能会造成对于两次挨打不同的解读。3、关于作者反思宗族衰亡的自觉性，学生认为无论是借冷子兴之口还是借赖嬷嬷之口，曹雪芹先生皆存在着这样的自觉的反思，但其是否涉及到宗族和宗法主义这个层面的反思是不可言的，包括曹先生个人的对于宗族主义的理解其实也很难论定与经学之规定是一致的，但曹先生一定有着更为深入的内部的反思，该问题质疑的是本文是不是在理解《红楼梦》的创作之旨还是在理解《红楼梦》本身的悲剧性故事，虽然这两者有时未必冲突。学生此文问题颇多，视野“奇葩”，望老师不吝赐教。